台灣，真的悲從「中」來？—一點隨想

■謝志偉／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兼外語學院院長、北社副社長

厭　戒嚴時代讀書人，歡喜當官，
　　吃香喝辣，風風光光
疼　有良心知識份子，凜然被關，
　　手銬腳鐐，叮叮噹噹
氣　統派親中馬前卒，背棄台灣，
　　逆倫弒母，乒乒乓乓
嫌　土生土長蕃薯人，不辭辛酸，
　　拍馬逢迎，慌慌張張
願　四大族群化戾氣，禍福共擔，
　　回頭不暗，安安康康

北社成立後，各路統派人馬紛紛先以「台獨」來界定北社及李登輝總統之間的公約數，再循此線將「本土化」、「台灣化」等名稱污名化，接著，果不期然，教唆挑撥如約生效，與北社關係密切、一枝如椽大筆直搗黃龍，屢破統派反臺及泛藍軍親中論述、偏又是外省籍的政論家暨當代雜誌總編輯的金恆煒先生家中先後數次遭到不明人士以蛋洗大門和寄發恐嚇信函等方式騷擾，這些現象令我這個同樣身為外省籍第二代的北社成員不由想起四個近來一直困腦著我的問題：何以戒嚴時代為虎作倀的特務學生今天不但可以當立委，而且還可以到中國向領導人針對「台獨」交心與獻策，不怕被中國的有識之士唾棄嗎？何以獨裁年代為政權化妝的新聞局局長解嚴後仍舊可以厚顏無恥地參選總統，不怕被台灣有良知的人唾棄嗎？何以台灣淒風慘雨時，那些以高學歷為獨裁政權幫閒和背書以獲取名利的所謂「知識份子」在政黨輪替之後突然想起他們鞭策政府的責任而整天謾罵不停，不怕洩漏「只有中國情，沒有台灣心」的底嗎？何以那些戒嚴時期配合軍警情特文攻武嚇打擊民主人士的媒體到今天都還有臉「嘴巴愛台灣，胳膊向外彎」，不怕午夜夢醒，良心的苛責嗎？何以統派及大中國主義者到今天仍舊以「台獨」在扣我們的帽子，真不怕當年被他們以「台獨」之名關、逼、趕、殺的冤魂九泉之下的詛咒嗎？思前想後，歸根究底，我想，會存在這些怪現象都是因為，國民黨幾十年來在台灣所實施的教育，舉凡有涉意識型態者皆為「納粹教育」之故。「納粹」也者，國家或民族主義*Nazi*（Nationalsozialismus — 國家社會主義之簡稱）的德語音譯也。行納粹主義之實者，不一定自己會承認，但是只要看任何政府以國家民族之名冠冕堂皇地禁止別人「集會結社」，而自己則名正言順地「打家劫舍」，再用黨意的「四書道貫」來壓制民意的「海水倒灌」等行逕，這些和「納粹」的本質就八、九不離十了。

1982到1987，我在德國求學期間，實地發現，德國中小學教科書和大學文學系閱讀的文學作品裡對納粹政權十二年的所作所為有相當篇幅的反省和檢討，只要稍微瞭解那些以「國家利益」、「民族大義」為藉口迫害、殺害人民的政權和政治人物行逕的人，都會對之有深切的痛惡和批判，戰後德國基本法開宗明義所揭櫫的「人權不容踐踏」可說就是對此慘絕人寰的一段歷史之直接回應。雖然就彼災難之慘痛來看，德國人事過境遷後的反省難逃「遲來的正義」之譏，但是反觀我在台灣所受的教育裡，卻從不曾接觸過任何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台灣歷史的課程和教材。我們被教導擁護中央政府、仇日和恨匪。他們教我們擁護國民黨政府，因為它代表國家，而要我們仇日，不是因為他們殺了「人」，而是一來因為他們殺了「中國人」，二來因為他們統治了台灣，至於恨匪，也不是因為他們推翻了「國民黨政府」，而是因為他們「背叛了國家」。易言之，當時的國民黨一面以「納粹思想」來教/誤導人民，自己則一面霸佔著「國家」和「民族」以合理化他們在台灣從1947年的二二八到1987年解嚴時的白色恐怖裡所犯的各種罪行，以致出現「日本人和共產黨不准殺害中國人，而國民黨和中國人卻可以迫害台灣人」的荒謬現象。而我，一直到二十八歲出國前仍不知道什麼叫「二二八」，只知道每一張票都投給國民黨，因為我是「漁民」子弟，也受「愚民」教育，以為國民黨既是政府就一定是國家，任何人膽敢與國民黨競爭，當然理該千刀萬剮，正是「政黨輪替，國家大忌」，如今想來，當時所謂的『沒有國，哪有家？』，「國」顯然指的就是「國民黨」，「家」指的就是「家天下」了。於是，因為真相被掩埋，又缺乏正確的歷史教育，所以國民黨龐大的黨產明明是戒嚴體制下累積的不義之財，不管是靠上下其手、先貪贓再枉法弄來的或是靠裡應外合、先射箭再畫靶搞來的，其領導人都敢臉不紅氣不喘地宣稱：「一切都是合法的。」怪哉，設若如此，納粹政權屠殺六百萬猶太人又何有非法之虞，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又何須賠償？（而且國民黨政府犯的罪行，居然還用人民的稅金來贖！）林宅祖孫慘案，陳文成博士冤死台大校園等等又何須再查？政治迫害如此，民間事例更是不一而足，靠著黨的庇蔭，公平正義一腳踢，歪哥欺耍一把抓，證據確鑿，有詩為證：

錢多事少離家近，別人做事我下令，
三家相公我獨聽，誰讓你們較歹命，
出了代誌不要緊，我的後台有夠硬。

正是台灣人民在結束國民黨將近半世紀的一黨統治之後，不管是基於宅心仁厚或是鄉愿已深而未要求讓那頁陰暗、污濁的戒嚴史攤在陽光下檢視，當年的加害者集團今天才會不但不知悔改，甚且還變本加厲搬中國來威脅台灣，今天，當有人以紅墨水潑在李登輝總統的脖子上，有人拿雞蛋丟在金恆煒的門上，我們能不想起那個國民黨集團以愛國為名所加諸人民的苦難嗎？日前，我曾經在一個場合戲謔地說過：『台灣在幾近半世紀的獨裁戒嚴時代裡，仍擁有傲人的經濟成長，是靠人民和政府通力合作的結果 — 國民黨在城裡抓匪諜，老百姓在山裡抓蝴蝶。』因為政府努力在抓匪諜，所以到處都很安定，像墓仔埔般地安定。今人皆說，戒嚴時代兩大報，其實除了「聯合報」和「中國時報」

外，真正影響人心最大的，另有其報 — 「知匪不報」，正是：

千山為何鳥飛絕？政府正在抓匪諜！
萬徑何以人蹤滅？德政要人去感謝！
孤舟躲著蓑笠翁！誰叫他與共匪通？
獨釣只剩寒江雪！事情真相誰敢寫？

寫及此，我不能不聯想到報載美國新聞界最具影響力的女人、華盛頓郵報公司執行理事會主席葛蘭姆女士於7月17日與世長辭的一些報導。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先生透過當時擔任英文翻譯的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馬英九先生告訴這位國際知名的媒體鐵娘子，『台灣即將解除戒嚴。』而之前在美國讀書時仍撰文反對解嚴的馬市長如今在聽聞葛蘭姆女士的死訊時，卻告訴來訪記者，他在聽到那句「台灣即將解除戒嚴」時的感覺是：『當時我覺得好像有一股電流通過我的身邊，我告訴我自己，這一刻終於來到了，我們正在改寫歷史』，好像他一直都在要求解嚴，反對戒嚴，彷彿他曾是戒嚴的受難者，而非戒嚴體制的受惠者。無獨有偶，戒嚴時為體制撐腰的宋楚瑜主席日前受訪時，也針對那段蔣經國先生和葛蘭姆女士的那段話，說了他的感想：『釋放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等重大宣示，充分展現經國先生前瞻的政治眼光與奠定台灣民主的魄力，經國先生當時的決定，也為台灣的民主發展與政黨政治打下穩固根基』，一席話說得令人感動的幾乎要涕泗縱橫，彷彿歹徒眼見逃脫無望而放回人質後，原先接應的從犯興奮莫名地對飽受驚嚇的人質及不幸已遭殺害的死者家屬說：『此舉消弭了社會對立的危機，治安從此可望步上軌道』。我不是記仇，也不是洩恨，我只是無法想像，在戒嚴時代同樣是洋博士的「知識份子」彭明敏先生和盧修一先生不是流亡海外就是身繫囹圄，而到今天那些一路走來，始終如意的「讀書人」仍在大言不慚地自拉自唱，還三不五時，配合中國用「台獨」來倒打我們一耙。想來，經國先生應該告誡過A錢先生，要「守」才能「發」，結果呢？「守」了，但卻是「上下其手」，發了沒有呢？發了，但卻是「東窗事發」，果真是上帝拍戲 — 老天有演（眼）！馬市長很努力的在作他的市長，宋主席很努力地在作他的主席，我們有目共睹，但是歷史的是非如此混淆，如何能期待當下政治的清明？有沒有誰能清楚地告訴我們，誰對了，誰錯了？在我們繼續被污衊、被丟雞蛋、被罵背祖忘宗之前？

在南社、中社成立約莫一年後，北社也成立了，在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八十年後的今天。參與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本省籍、有外省籍，詩人、醫生、老師、律師、小商人等等，「台灣意識」為我們牽線，「在地觀點」為我們攜手。而假如認同生我育我的台灣，死心塌地誓將在此落地生根的人在今天這個已是「人權無國界」的年代裡，仍要被戴上半世紀以來中國國民黨及其黨羽以羞辱、謾罵、關牢、槍斃等方式對待有良知的人士之「台獨」大帽子，那何妨讓我們平心靜氣地來檢討歷史，這麼多年來，是誰在假「消滅台獨」之名，行「剷除異己」之實，是誰在假「國家民族」之名，行「專制獨裁」之實，是誰曾假「國事如麻」之名，行「殺人如麻」之實，是誰在假「族群融合」之名，行迫害「台灣意識」之實。觀諸此，「台獨」真真害人不淺，蓋「台獨」者，統治「台」灣的「獨」裁者也。他們不是改寫了歷史，是竄改了歷史。

當土生土長的「山東人」（阿里山以東）和「河南人」（淡水河以南）的新一代出生以後，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不應再由大中國想法的人來主導了，總結幾十年來的歷程，同樣有詩為證：

曾經KMT，以為沒藥醫，
裡外被人欺，妻離子散分東西，望穿秋水，眼淚不敢隨便滴，

今為CMT，滿臉笑瞇瞇，
上下新時機，篳路藍縷揮汗劈，你扶我持，但看誰敢來相逼？

從此BOT，為伊打地基，
老少手相攜，粉刷裝潢再油漆，重整家園，世世代代相偎依。

※[1]

【註釋】

1.※KMT = Kill More Taiwanese，此為外人於二二八後對國民黨之謔稱。
CMT = Call Me Taiwanese，此為解嚴後，越來越多過去不敢或不願自稱「台灣人」的人在國外紛紛驕傲地重新貼上的標籤。
BOT= Because Of Taiwan，意即「為了台灣」。 ◎